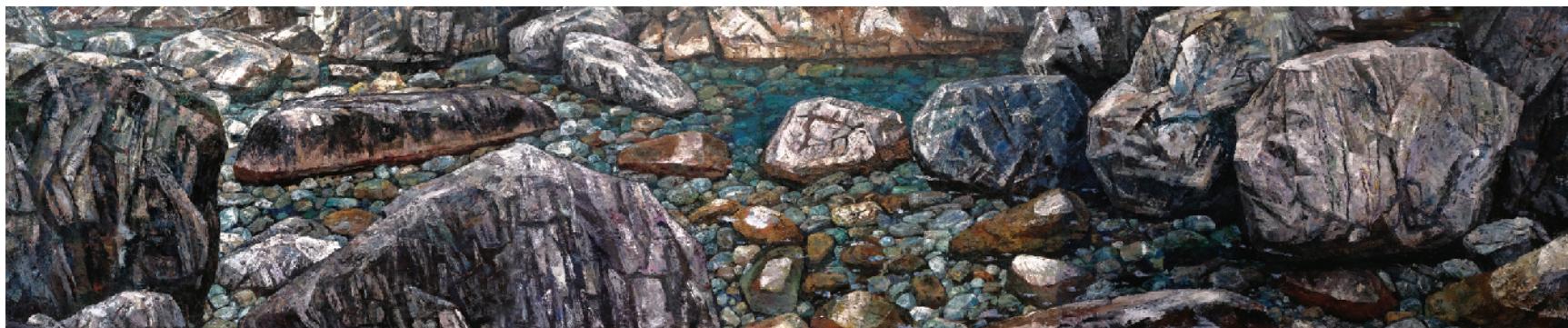


著名油画家邵增虎： 现在我们油画总体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但还是要呼吁金字塔尖的诞生



■ 顽石图 200cm×800cm 2018—2020年

■ 收藏周刊记者 潘玮倩

邵增虎和他的画作一样，硬朗澎湃，又犀利冷静。在许多人看来，最近的展览大获成功，他自己却说，“只高兴了三天，然后就陷入了反思”。怎样才能画得更好？从自然中来，回自然中去，一来一去之后如何超越？且看邵增虎的冷静反思。

刀法、具象抽象与邵氏风格

收藏周刊：听说您善于用画刀，刀的魅力何在？

邵增虎：我用刀已超过三十年，近年来更是基本不用画笔。呼应画中的硬朗阳刚，用刀能实现刀砍斧劈般肯定效果。而且，这也与我的个性有关，我心硬，认定一种，便不放弃，如牛一样犟。而且有时候我觉得，牛比某些人，更可爱。

收藏周刊：于画面而言，您现在是在做减法还是加法？

邵增虎：如今不少上了年纪的画家多用减法，以一当十，一笔下去什么都有了。而我一个八旬老翁却用的加法，一个劲往画布上堆颜色，层层叠加，越画越厚，像一个年轻人作画，或像一个絮絮叨叨的老太婆说不清楚一件事，这也没办法，人家巧，我笨，我搞不来。为了给自己一点自信，我想起关山月先生说过的一句话，“快画快看，慢画慢看”。我画得慢，是不是会更耐看一点呢？

收藏周刊：您的不少作品，近看，局部抽象；抽身远处观之，又显具象生动。这种抽象和具象之间的张力，也是一种独特追求？

邵增虎：是的，大家普遍有此观感，近看似乎只见色彩和肌理，但后退几步，造型、立体感、实质质感就全都出来。有人帮我总结了一下说，“你呀，作画时，局部是抽象表现，但总体来讲，造型能力又很到位”。就是说，用抽象的手段来表现具象。

收藏周刊：对整个画面胸有成竹？

邵增虎：我完全清楚。

收藏周刊：画一幅画大概要多久？

邵增虎：大画有时候超过一年。

收藏周刊：中途可有什么改变？

邵增虎：其实没有，就按当时设想的逐步实现。局部调整有，但内容就是如此。

收藏周刊：这些都是属于你的“邵氏风格”？

邵增虎：(笑)可能。

画得太敦实，将削弱想象空间

收藏周刊：自然万物给予您作品的最大助力是什么？

邵增虎：我于安徽绩溪长大，在考入中南美术专科学校附属中等美术学校之前，十七年光阴，一直混迹于山林，终日与自然为伴。时隔多年回想，能有如今这般略

微成绩，很大程度得益于那十几年的爬山摸鱼翻滚草地，它们给了我艺术生命最充沛的滋养。经历了这段和大自然最充分接触的光阴，再于高中阶段自素描起接受正式艺术培训，两段经历的自然衔接，我觉得是一种最好的受教育模式。

在某些地方，我熟悉每片叶子每棵树的不同形态。我常觉得，森林、高山、大海，要比我们人类伟大得多，人类就是一个过客，很多时候，你不比一棵树活得长久。

收藏周刊：这次在广东美术馆举办的“尘土——邵增虎风景油画展”，您自己到展厅看了之后有什么感觉？

邵增虎：大概高兴了三天而已，之后陷入了沉思。这批作品，我画得很认真，但是，有时候认真并不能实现一切。它们的力量感很强，能给人一些震撼，然而，在艺术性方面，我觉得有很大进步空间。就比如说我的牛，画得太敦实了，太接近实际，让人少了想象空间。

收藏周刊：这是在似与不似方面的更深要求？

邵增虎：我想在“似”的基础上再追求一种“不似”的境界。还是说牛，我想表现它，然而可以表现得不那么写实，因为这样会挤压想象空间。当在似与不似之间，观众会自行想象，连接到自己印象中的牛，它延长了人们驻足和思考的时间，这时候艺术品的内涵就会不同，有一种激发和创造的力量。

收藏周刊：回顾展览，竟有了纠结的感觉？

邵增虎：对，因为还是没有画出满足感。

“跟在人家屁股后面没有前途”

邵增虎：那天有朋友看了说，邵老师是一个本土的油画家，专门去展现中国特色的乡岭山村。油画是源于西方的种类，但她看到的是中国特色的这么一个油画家。

收藏周刊：您认同她吗？

邵增虎：我觉得她有道理。虽然曾研习过，但如今我的画作已有意识与苏联、欧美的风格拉开距离，我追求一种民族的、本土的东西。我想去追求一点土气，不想要那种洋气。也就是所谓立足于本土，不要老是跟在人家屁股后面，跟在人家屁股后面没有前途。

收藏周刊：这百年来，我们中国油画是不是一直都跟在人家屁股后面？

邵增虎：我感觉，中国油画现在已经和世界油画接上轨，就是从面上来看，我们不比人家差，但是，我们国家还没有出那种真正对全世界有影响的油画家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们中国的油画在技法上有很大进步，现在我们总体的水准和世界是接轨的，达到世界平均水平。

收藏周刊：有一种说法，徐悲鸿引进油画的时候，引进的本就不是当时最先进技法。

邵增虎：属中等，所以徐悲鸿的油画水准也是中等，不是当时国外最高水准。他的国画和他的油画都属于中上水平，未达巅峰状态。我觉得，油画现在普遍水准都上来了，和国外也没太大差别，因为我也到国外看过不少东西。但国外每一个阶段都能有一些大师级的人物，我们现在就是缺乏这种。

收藏周刊：我们中国油画百年来有没有出过大师？

邵增虎：很遗憾。我觉得有些画家已经画得相当不错了，接近大师的比较多，真正大师级的、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的不多。

收藏周刊：您认为油画在中国有没有根？

邵增虎：有些东西需要时间。油画本来就是引进的东西，但你比方说国画家里面黄宾虹先生他就说世界可无中西画派之分，可以一也。绘画所追求的那种精神，他说全世界都一样的。那么现在主要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水准已经达到相当高度，但是，呼吁一个金字塔尖的诞生。

收藏周刊：为什么会这么困难？

邵增虎：在这里也给媒体提出希望，能配合着把我们一些最优秀的艺术家推到全世界去，这个事情也需要各方面一起努力。一个金字塔尖的诞生，有赖于整体环境，而对个人来说，不光看他的技术，还要看他的精神状态和思想生活，这个可能更重要。比如说王肇民先生，他主要就是画静物，但是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伟大的风格。

收藏周刊：王肇民先生给您什么启示？

邵增虎：王肇民先生是我的老师，他对我有很多启示。第一，他不求面宽，只求往下钻研，做到人所不能，要叫其他人都没办法达到。这种精神一直鼓舞我，我也是‘吊死在一棵树上’，他是专画水彩，我是除了油画，其他一概不做。第二，就是他丰富的学养和令人敬佩的人格。所以第三，从技法和精神上，他达到一种伟大的风格。他的形，真正的传神了。我的形还停留在形上，我的心，也还没达到那种程度。

不是要否定过去，而是要多元认识

收藏周刊：您希望自己的油画创作从哪方面突破？

邵增虎：现在不是内容的问题，是表现技巧的问题，所谓表现，综合了各种造型艺术，体现整张作品的艺术水准，能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。“邵氏风格”大家现在基本认可，但达到极致了吗？没有。就像王肇民说的，要做到人所不能。我现在在普遍吸收中西方一些画家的长处。造型上的严谨，我学王肇民，技法上的追求，我敬服黄宾虹，这是我努力的方向。希望能融会贯通，然后不为一家所束，希望自己能走远



■ 寻常的风景 380cm×180cm 2017年

一点，在“神”方面更有见地。

收藏周刊：您是否认同存在更高规则，类似于艺术上的神性？

邵增虎：是这样子的，整个宇宙都有自己不可违背的规则，比如生命的循环、个体的消逝，但整个大自然永葆青春。我们这些个体，来自于土，回归于土，但整个宇宙生机勃勃生生不息，个体荣枯不影响规律运行。

收藏周刊：现在想在画面中体现这样的规则？

邵增虎：我没有那么大的能量。这次展览起名“尘土”，也有这个意思。现在有一种特别说法，不是说谁谁谁在这里，而是说一簇带着意识的碳基分子存在于此，它如同尘土，凝聚有时，消散有时。尘土就是生生不息，并不死，只往生。

只有大自然和宇宙才是永生。我们占有的时间空间太少。青山不老，恒量流转。永恒的规则是不变的，艺术也是这样，艺术最基本的精神、审美的内涵不变。现在有些秉承现代观念的人，以为艺术就是要不断地推翻，我觉得不是推翻，而是要发展，在发展当中不断积累深化；不是把过去否定，而是认识更多元。

收藏周刊：这些理解，怎样和艺术创作结合？

邵增虎：艺术有两种层次：大自然已经很美，你模仿它；还有一种层次，在发现大自然的美当中，还要改造大自然，艺术必须高于大自然，艺术是在规则之上的再创造。能实现后者，就是一个好画家。